

潦

一 闪 念

草

一 片 断

贾 行 家

一 言 行

一 场 景

一 旧 事

潦  
草

贾行家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潦草 / 贾行家著 . — 上海 : 上海三联书店 , 2018.8

ISBN 978-7-5426-6262-0

I . ①潦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1000 号

## 潦草

贾行家 著

责任编辑 / 殷亚平

特邀编辑 / 王家胜

装帧设计 / 苗 倩

内文制作 / 陈基胜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 201199 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/ 185 千字

印 张 / 11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262-0/I.1387

定 价 / 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第一 001

市井 005 \_ 乡里 035 \_ 风物 053 \_ 活受 075  
无常 113 \_ 弃绝 131 \_ 畸零 141 \_ 柔软 155 \_ 活物 165  
活法 177 \_ 外邦 225 \_ 卑污 237 \_ 阴森 253 \_ 仇隙 275  
行业 289 \_ 温故 325

再会 339

篇后 最后一杯纪念自己 341

## 第一

二〇一一年八月开始，我在网易微博用“他们”做标签，每月写三十条微博，既不成文，又不成章，讲的是人事景物，不过一闪念、一片断、一言行、一场景、一旧事。那三年里，遇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一百六十三个字为限，写到第九百九十条，无论如何该结束了，因为网易微博倒闭了。

从此处开始，整本都将只是一二百字一节，少有关联。竟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作者，拿这样的东西当书卖？可不是么，我要不是那个作者，也要和您一道骂他。节省时间的读者，请在此掷下，并接受我的道歉。我当然知道这东西有多么粗鄙可笑——如果还有点儿自尊，本该打死不认——我既不是谦卑，也不是准备振作，只是急于打发它离我而去，至于评价之类，顾不得在乎了。

这文档在网上、纸上出现过几次，内容不全相同。每次我决心丢下它，都遇到新的高估和热情，命我先写着再说，先后有石不该、城南草木生、氓姐、吴主任、谢小曼、东东枪、六哥和《读库》的诸位。他们的意思，我揣测，是不妨有这种以草率来记录众生潦草的东西。这次借家胜的力量，但愿能略齐整些。如果您在阅读过程中（想必会）发现受骗了，请就近向上述人士索赔。

羞愧之余，我倒也悟出这限制的好处来，请容我辩解：对这些片言只语，我更像拾荒者而非作者，这样突兀简陋的记录，不会也不必使它们深入和丰厚。这东西没有次序，以随意翻几页为宜，假如对某处略有沉吟，也不值得细思量，它携带的缘分仅此而已。时下，惊人的事实隐而不宣，寻访荒谬只要留意新闻，这些随时随处的平常事，没什么目的和意义，起码我说不清。

如果宣称它都属于真实，也许能严肃些。可我却要卑怯地托庇于虚构，且自觉地一再删减。但愿虚构像许多人所说，已经是种事业；小说贵为“核心文类”，履行着曾由诗歌承担的东西，早已不是道听途说；打有网络以来，这类玩意儿就叫段子，最不入流。至此，任何指责都不会让我更难为情了。我仍然选择保留它：耻辱值得咽下，痛苦和对痛苦的预感令人自感庄严，耻辱至少提醒我还活着，用不着把它换成别的什么。

既然没有“作者”的体面，就又从饭否的第二编辑部、没

大耳朵、白一刀等数位朋友处抄来了许多条，贪图他们有更好的表达。

文中加了“#”号若干，算是松散的标签。也有用几条才说完一件事的，段前标记了“续”“再”“又”等序号。还有“【】”号三种，决心不议论，到底还是没忍住：【宾白】在每节前，这词挺好，杂念为实之宾；索性又借了杂剧的两个术语来乱套，【前腔】是贴着前面那条接着说，【馀文】在整个标题之后，意思是行而有馀的絮叨，即俗话说的嘴欠，轻浮地发泄些奸巧语、污秽词、市井气。

我见识到的许多事情，都轻率得像打草稿，但不会真有重来的机会，如许多人的一辈子。我是不可知论，觉得连后悔也可以免了，追悔属于有希望的人。别人给我普及物理，说无序的运动会趋向平衡，所以时间只能为单向；另有哲学上的论证，判决道即便重来，人生仍是永远要一再如此。

“同情心”总被作为判断人性的标准，我觉得这概念是中性的，常产生干涉和灾难。人无法见到辽远，又擅长遗忘。当我怀着同情在记这些条目时，想谈论的是做了一回人所感到的局限：于时间空间，于心智和力量，悲喜、爱恨、祸福、正反，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体验都是从这局限里来的。归人和过客，远道而来，映入眼底，又从另一面远去，如同我在他们眼中的去来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同情。

总之，于是乎，第一条是这么写的：

“他们，困苦地活着”——狂妄地引用这句话作为开篇。在“活着”这条窄路上，无需对困苦有清楚的知觉和记忆，“在经历”已经够受的了。当我们因为破灭而活在世上、而彼此戕害时，我们忍受着自己配不上的磨难。



市井

【宾白】我日日往返于那几条街上，像条老狗。旧城中心改建不起，又伸展不得，二十年里无从变化，只是日复一日地腌臢寂静下来。春秋都短，冬日很长。有些人和我一样在此长居，蕃息畜藏并歌哭于斯，我却不大认得，真是熟视无睹；有些人流来流去，情绪紧张，我们构成他们对城市冷淡卑微的印象：

每天带着儿子来散步的老先生像个老干部，他的儿子像个唐氏儿综合征患者，父子俩都干净体面。他们打羽毛球、踢球，每天玩得很尽兴，老干部用一种自豪欣赏的语气和儿子说话，看着他一拐一颠地跑来跑去。他们在小广场上消失一段时间了，人们觉得是老干部没了。

老妇人以门前夏天的大街为上衣，以天地为房屋，袒露着晒得紫红的身上，露出两只饱经沧桑的乳房，乳头粗粝而坚硬，像是已经先她死去多年。她逐个审视着路人的回避眼神。

在大厦屋檐下睡觉的流浪汉，有点儿神志不清，总能想办法弄到点儿白酒，让自己在入睡前暖和一些。他的十个脚趾一个接一个地烂没了，伤口附近生满冻疮。有一天来了辆120，把他拉走了。他再回来时，两只脚彻底没了，缠着新绷带，爬回那个屋檐下养精蓄锐。

(续)入夏以后开始经常惹人尴尬。终日赤裸着上身摊在储蓄所的水泥台阶上，几步外就能闻到挑衅一样的恶臭，常常露大半截屁股出来，浑身黧黑，唯独屁股雪白。储户宁可换一家去取钱。傍晚下班时，他正横在报摊前酣睡，不知梦到什么，两只手伸进裤裆，掏出件和他一样又黑又皱巴的物件，高高兴兴地当街舞弄起来，行人很难忽视这个一点儿一点儿顺风长的东西。

新搬来的邻居都要问问大院门前的傻子有没有攻击性。老太太们以二十年的乘凉经验保证：没有。“你看这孩子好像不大，其实都四五十了，可仁义啦，天天吃完饭就下楼来坐着，一句话不说。二十年前还有人想把她拐走祸害了，现在没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

靖宇大街被废弃多年，店铺倒闭后没有接盘，行人车辆稀少，一片树叶可以顺利地被风从狭长街头吹到街尾。有段时间，总能见到两个手挽手的女精神病人走过，穿着自制的大红呢子长裙和绿呢披风，撑着伞，戴着有蕾丝边儿的帽子，脸抹得像日本歌伎，神色高傲。在她们的脑中，她们正巡游于她们的旧世界里。

据我观察，有些精神病患者喜欢指挥交通，有些则喜欢待

在气派的办公大楼门外，在武警或石狮子的鼻子底下，坐着憨笑、跳舞或骂些语焉不详的脏话，保卫信访干部也懒得干涉。市里的机关搬迁到江对岸，据说也有躲清静的功能，没几个月，那几个精神病患者又跟来了，也说不清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。

火车站前的那种小流浪汉跑到小区里来了，睡在老人们乘凉的亭子里。小流浪汉长得漂亮，像黄晓明一样自作潇洒，染着红棕色的头发——理发店学徒为了练手，不要钱。盛夏里，还穿着长裤和夹克衫，满嘴成年人的语汇和脏字。很快，全院的男孩子，即便比他高大的也都奉他为首领，像一群家猪敬畏着野猪。直到有忍无可忍的家长找来救助站。

她起初并没计划就这么在省城住下去，在遭遇了各种拒绝之后，也挨着其他人，在附近居民区寻了块空地，安顿好随身的一切，把打印的材料用塑料布包了几层，压在席子下面，晚上睡在上面。几个月以后，事情没有一丝头绪，只有天气越来越凉，她露宿时的神情已像个拾荒者一样安闲自在。

俩人简直是兄弟，面容相近，均是风吹日晒出的黑瘦，衣着也差不多，像打一个村儿出来的。却在街头扮起了素不相识的人，一个捧着树脂压制的观音像，另一个说“这是纯金的啊我要买可钱不够你等等我问有没有识货的一起凑钱”。行人都默默地避开他俩，有几个在阴凉里站住，远远地看，冷笑俩人连口音也一样。过了几天，他俩并排坐在阴凉里，牵着根绳子，

绳头上拴着只很大很大的乌龟。

冬日一般零下二十度，正午时没风，可以多挨一会儿。有两个少年在百货公司门前赤膊跪在雪地上乞讨，引人称奇，大声感叹，踊跃扔钱。过了十来分钟，来了条恶汉，掷两件棉袄给他们披上，就地敛钱，又将棉袄收走。这路要钱法很传统，据说事先擦上红矾会通体发热，只是到开春时会长遍体的癞疮，现在也许有新药。因太过招摇和触目惊心，只半天就绝迹了。

摆鞋垫、针头线脑地摊的老太太，带着条串得看不出种来的长毛狗。下大雪，她在摊上盖了层塑料布，围上厚围巾，只露双积雪下的眼睛，让狗蹲在她的两腿中间，远看是个雪坟。这天气，谁会来买针头线脑呢？天气好时，她静坐着，狗在不远的花坛里幸福地钻来钻去。

珠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不知如今的行市如何。我小学上过珠算课，哗啦哗啦响，聪明的能学会乘法，比老师快，我从1加到100无论如何也得不出5050。那些年，偶有个中年男人来到这一带，把自行车支在路边，在树上挂起只大算盘，演示很多聪明的方法给路人看。他不推销什么。他来自珠算协会，好像是义务向群众普及的公家单位。人圈忽大忽小，他讲完一遍，喝口水，就走了。

那时，看下棋也是文娱活动，文化宫前有挂巨型棋盘，脸

盆大的棋子能粘在上面，用根竹竿推来推去，有棋院的老师来讲。夏天，我爸领我去广场上玩，他坐在人堆里仰脖子看，人不少，表情都很认真，因为这是玩儿。棋子上的字我都不认得。到人人都看不清字的时候，就散场了。其实他从来不下棋。

自然界是公平的，给东北以严寒，给东北女士以貂皮。经过前十几年谁穿上都像狗熊的摸索之后，身材样貌好的人穿上不再像狗熊了。直率的东北女士一旦披挂上貂皮，神气就不一样了，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了。我认识一位，直接向养殖场订了几十只貂，秋后集体屠宰，情人制成大氅，上身以后杀气弥空。近年行市一降再降，价格跌到三折。

街头，一个穿运动鞋、端着胳膊拖着腿锻炼的半身不遂患者，走到丛丁香花前，停下，像只鸟一样慢慢转头看，掏出根自拍杆，安上手机。

那种吓人声音是鞭子响，深夜或凌晨，不绝于耳，在居民区的广场荡开，越高处听得越真。抽的是小水桶似的杓，会嗡嗡响，还有挂着彩色灯带的。甩鞭子的多为健硕老者，还有中年妇女，个个像武林高手。他们总有办法找到最搅扰旁人的乐趣。

饭局以后，好像还有许多心意需要交流，“第二悠”要找个街头烧烤摊，烤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赤膊把更多的啤酒灌进胃里。有三十几岁即呈中老年心脑血管状态的，说不得已，否

则办不成事，也还是有几分依赖这活法。本地已无工业，夏天空气原本尚好，但入夜之后全是烧烤的烟尘、贫穷的味道，他们在午夜坐着，直坐到清洁工和朝霞出来。

马路两旁都画上停车位，剩了一条时断时续的车道，长短夹杂如骂街的喇叭声响，催促唯一一个女收费员，跑步来回。看人吞吞吐吐地进不去车位，喊“下来下来我来”，不用看倒镜，一把就进去了。谨慎人不动别人的车，都说这女人“有点儿虎吧”。我目睹她侧停一辆鲸鱼似的奔驰轿车，觉得岂止是“有点儿”啊。“她啊，就愿意摸车，老想有辆车开”，卖烤地瓜的说。

出租车司机常在立交桥下的空地上小便，热天辣得睁不开眼。有对在这儿拥吻的情侣，肤色黝黑，女孩儿背影粗壮，从穿着上看，应该是结伴到城里来打工的。他们需要付出很大代价，也许永远没有机会，在这片面无表情的街区里得到个体面的空间亲近彼此。

在私家车和电动车之前，街上有过三个修自行车的人。一个连车胎都补不好，还总带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。另一个右眼和右腿有残疾，歪头拖着腿走路，手又稳又快，对车很体贴，翻过来前，先在地上铺块毡子。他的几只气筒都省力好用。还有个年轻人，那时已经很少有青年肯做这一行，出摊的时间没准儿，兼做购赃和销赃的生意。

无损音质随手可得时，还有人沿街卖 MP3 碟：看上去吊儿郎当的青年，蹬“倒骑驴”三轮车，平板上铺着白皮碟，两只大音箱里放他自选的拼盘，“昨日一去不复回哦也”、“我的心都是为你陶醉的”，生气勃勃，但热天很吵人午睡。我还以为这生意赚不到钱呢，其实主顾真不少，我又偏激地以为这是破败的迹象。

秋天，坐在装满白菜的拖拉机顶上的一母三子进城来了，都健壮、开朗、俊俏，整天高高兴兴的。我家不渍酸菜，看他们活泼泼的也忍不住想买五十斤。他们不啰唆地自夸，过称，有五十四五斤。大娘又从上面扔下来两颗，爽朗地对小伙子说：“再给人家饶两颗，这玩意儿稀烂贱。”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回家疑虑地称了称，多说四十三斤吧。

这个老者卖菜属于玩票，站在市场尽头，不吆喝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干嘛的。菜装在自行车后座的柳条筐子里，单日子是小白菜，双日子是豇豆角。菜生得细小抽巴，不少虫子眼儿，没喷水，卖相难看，自己家吃剩的。逛早市的人自然舍弃茁壮得可怕的青菜来买他的。他没称，犯不上买称，按捆儿卖，一捆儿两块，捆儿打得也大小不一，大的被抢光了之后，小的也很快被买光了。

守着学校和许多小公司，成了个小吃夜市，路过时，鞋底被油污粘得“啪啪”响。说小吃，叫肠胃弱的人看俱都致命，



地沟油增香剂药粉药膏药水不在这里用还能在哪儿用呢，尤其是炸臭豆腐的臭，叫人坚信里面肯定有屎。核心竞争力唯便宜、过油、一辣解千馋。夏天，年轻人坐在道边，举着炸肉串或鱿鱼，就着塑料袋，边蘸着吃麻辣烫边笑。踌躇于是否该为公共卫生取消这里。

做生意要有精神头。街口上卖香瓜的车，收拾得干净，码得也齐整，还给自己立了品牌和 Slogan，其实和别人一样，都是水果批发市场大堆上趸来的，比别人贵，也不更甜，不过不缺称，也就说不上有问题。夫妻俩会说话，勤勉，四点起床上货，赶完早市，不休息，出一整天的摊，除非下雨，舍不得便宜卖一个。前年买了所学区房，把女儿收拾得干净漂亮。

没精神头的一家，起初卖啤酒，靠着新疆羊肉串摊，生意好过一夏天，有了雄心，租下废品收购站改装成小旅店，装修完了，还是脏得像废品站，没人住，改包子铺，可也得会蒸包子啊。逐渐雇不起人，男人自己扛啤酒。女人比男人小十几岁，晚饭后俩人在楼下吵架解闷——我如何如何你妈你再如何如何我妈——比音量，直到摔盘砸碗，“不过了！”没人劝。泥猴一样的女孩在旁边一声不吭地抠土往嘴里塞。

包子铺崩殒，欠了仨月房租跑了。来了对小夫妻卖馒头，看着心酸：店名写在张红纸上，置不起大的电蒸锅，一天蒸不出几屉，用辆旧手推车推到院门口卖，这怎么过呢？入夏以后，